



王晓云

## 我们眼里的上海时尚

曾经有人说,上海是最可堪当前卫时尚的城市,从1840年的上海开埠,到现在这些年,上海始终像一个光怪陆离的海滩,舶来了世界各地的文化风尚。每一个上海人呢,就是其中的一颗小小沙子,被时尚的海风吹拂着沾沾自喜。

不过也不仅仅是外国的玛丽莲·梦露、切·格瓦拉,也不仅仅是帕瓦罗蒂,还包含很多。上海是个一切有感知力的地方,对于内地和海外一样敏感,她是那样多样绚烂华丽而又温文尔雅。

也许时尚的力量太强大了,每个走在上海的哪怕是小菜场的女人,也一样对于裙子的花边那么在意。看到一篇小文章叫《上海美女弄堂低头走》,把那些脚下踩着高跟鞋的女子称为有时候社交场合的皇后,这让我们外地来的小女孩好一阵得意。

和郑州来的两个女编辑站在淮海路百盛购物中心广场上,我不厌其烦地告诉她们哪一种才是上海美人。就是那种身材高高的,鼻梁挺挺的,身段细细的,臀部肩膀和腰间差别不大,眉毛细细眼角上挑嘴唇薄薄的女孩。去看一下吧,十全九损。我们这种乐此不疲的玩笑里显然不带有任何恶意,当然,也不觉得有多么的仰慕。

不过便是现在,仍然有一个时尚编辑和我说:“说句你不要多心的话,你虽然打扮得也很好,但看起来举手投足,到底不像上海……”编辑这样说的时候有点歉意

和小心,我立即大失礼貌地说:“哦,没关系,我为什么要像上海女孩呢?我不觉得她们有什么好。”立即,把一个简单的对话变得有点敌意。

不过这样的场景对于许多外地人来说大抵见惯不怪了,倒是上海人哪怕是绅士,仍然对我们对时尚的态度耿耿于怀。前不久,就有一个时尚男子和我说:“我们单位那些北方男人真可恶,我穿得这样好,他们为什么不称赞我呢?”说实话这个问题让我很吃惊,我立即说也许是没注意。绅士说不可能不注意,因为他穿的是阿玛尼。我说,那就是轻视。轻视?我立即又补充了一句,是没有恶意的轻视,因为北方男子大概觉得一个男人打扮得这样花枝招展并不是什么值得称赞的事……

看来,如果因为时尚的观点引发一场战争的话,于我们尤其是西北人来说,也许得罪了人还不知道。

时尚就是时尚,我们认为无足轻重,人家认为就是好的,还和吃饭穿衣一样重要,这观点充斥在他们的血液和器官里,如果你想在这个地方生存,那么就不要对抗。

至此,时尚方面的小文章也就应运而生了,上海的文化人不算坚持,可是近两年的文化类书籍不由自主地携带着时尚文明,从《上海的风花雪月》到《上海七情六欲》,我尤其愿意说后者,那个叫王唯铭的城市作家写了八本关于时尚方面的书,总是从细部无尽的诉说啊,看得我们的心都折了,掉进了纸醉金迷的杯光月影中。

## 朱家角的绿腰

有一天,我和一个著名文化人相约去上海郊区朱家角。正是暮春时节,整个小镇十分幽静。过去年代里的青石板在我们脚下微语。五月的风已经成熟得很好了,因为有那些繁茂的植物在风中衬托。

我们,我和这个初次见面的人走过青石的台阶,虽然已经神交很久了,但是现实中的亲近还是让人很不自在。

我的短衣服在腰际轻轻收住。我突然停下来,笑着说:“你知道吗?香港有个著名作家李碧华,写了一部很有意思的小说,名字叫《绿腰》。”嗯?他突然停下来,显然没有听说过。很好听的名字啊!

是的,也许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绿腰》它一定就是美的,就像我们每天吃的面包一样,让我们浮想联翩。这也可以指代某些艺术主张,在暧昧的状态中,表达一种唯美,在枯燥的现实之上,贯穿着一种精神。你说是不是呢?文化人在我的面前停顿下来,他长得十分英俊,一不小心,就想偷瞄一眼,然而这样是不对的,虽然是为了美的本身。

我们遥望着那些碧绿的栅栏,在岁月的栏杆之外,还盛开着橘黄的野花,它们总是在我们的面前摇曳。遥望着朱家角水边的栅栏,那里满长着世俗的苗圃,有细微的柳叶从房檐的顶上不断地垂下来,那是因为风的激荡。我们说,去那里喝一杯如何?好吧,穿过漫长的小巷,跨过石条垒就的桥,我们来到从对面看到的柳枝

依依的小酒店的后院。水,就在台阶边,缓缓地缓缓地晃动着。一杯现代的啤酒,还有古老的花雕黄。花雕这美丽的名字,曾经让我这个外地来上海的人大吃一惊。造物主创造的东西,总有他难以表达的深意,一瞬间就可以击中我们的心。

也许,很多年以后,当你已经老了,让女孩子们羡慕的青丝也变成白发,智慧的额头因为岁月重负不可能不带一点沧桑。那时候,你还会回忆起朱家角的绿腰,那是我们还都很年轻的时候。一定会是,凡是美的,都会留下印痕。

我站起来,在水边站起来。我的婀娜的身影在水里投下模糊的影线。我蓦然回首,绿色的水衬托着我洁白的腰际,在粼粼的波纹里,它们让人感伤。文化人在我的身边站立,他的手轻轻地拂过我的腰,犹如那飘动的杨柳,让人不能感觉,已经沉醉。

生活中总是这样似是而非,把许多最幽微的感觉都保留下来。

在繁华的上海之外,我们没有守在家的笼子,因而就感受到了那不一样的杨柳,不一样的清风。此前此后,再没有这个时期,可能也再没有这样的心情。

有多少时候,能有这样朱家角的绿腰?当人们走过那些传说中的街衢,一定会偶然想起我今天讲的这个故事,那文化人是谁,还有故事里的女孩。

那又有什么重要呢,山川庄严温柔,流水万古涤荡,新的故事总会发生,飞过的燕子没有痕迹,它每一年,每一年都飞过。

那青春的爱情,和爱情无关的东西。



## 望月怀乡

程玉宇

农历八月十四晚,我到西安630医院疗养。当日晚,坐在病房外的阳台上乘凉,听到楼下后院一片唧唧啾啾的虫鸣之声,举头仰望,只见头顶上碧蓝的天际里,已升起了一轮浑圆的月亮,将整个大地照得一片银白光亮。

头顶上的明月,可是我秦岭南坡家上空的那一轮?瞬看中秋佳节将近,而我和老伴却羁留在异乡的屋檐下,与老家相隔几百里,一时难以与儿孙们团聚。

想到此处,便不由得伤感起来,想起唐代诗人王维那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想到我那大孙子程铭城,乳名成成,两月前就被他舅舅和外婆接到卢家碾镇下高山村老家去了,因为山阳突发疫情,已在他外婆家待了两个多月。山阳至今还处于半封闭状态,那条七绕八拐的山路,至今还未通车。想孙子了,只有通过视频才能见上一面。成成在视频中百般埋怨他外婆:“我不来,你打电话来接我来,现在都不回啦,都怪你!”他外婆只得好言相劝,安慰他:“我娃不急,等你上幼儿园的时候,咱这儿肯定解封了,到时我保证和你外公一起开车送你回家。”我在视频中问孙子:“成成,你外婆那好耍不?”成成高兴地回答:“好耍得很,我认识了三个小姐姐。”我笑骂一声:“才三岁多,就爱和小姑娘玩!”又问他:“你想爷爷和奶奶吗?”成成说:“想得,我早就想回家了。”

我的孙女程卿月,乳名小月亮,一张粉嘟嘟胖乎乎的大脸,不苟言笑,但在家里,她奶奶把她放在我床上,我轻轻摸摸她的下巴,她却笑得咯咯的。小月亮快一岁,虽然不会说话,却眉眼生动,像极了我的长子。每逢家里人在一起吃饭,她便着急得双手乱摆,呀呀叫着。我说,娃早就闻着饭香了。使用筷子夹一点米饭,一小口一小口喂她。儿媳在幼儿园任教,开学后把孩子带回娘家寄养在她舅妈家。儿媳每隔两个星期回一趟娘家,与小月亮见一次面。此刻,我仰望着头顶那轮明月,格外想抱抱我孙女,只能看看她爸爸给小月亮拍的抖音。我的一些朋友刷到儿子拍的小月亮的视频,除了关注点赞,还打电话调侃:“老程,你真有福,有那么个可爱的小孙女,到时候与我孙子谈恋爱,咱俩打个老亲家。”我笑骂:“滚你的,你那孙子长得跟猴一样,还想要我孙女,做梦吧!”二人便在电话里一阵哈哈大笑。

皓月当空,夜凉如水,虫鸣之声,长一声短一声的,如诗人的吟唱。这时,630医院外的中国飞机试飞基地已不再有飞机起飞的轰鸣,除了附近居民楼上的灯光,除了后院秋虫的鸣叫,一切都变得十分宁静。坐久了,我便站起来,手扶着阳台上的矮墙,眺望秦岭,连一点山的影子也没有。这平原本太可怕了,将一切都变得平庸起来,隐藏起来了。

仰望头顶上的那轮圆月,格外想念长安东三百里路外秦岭下的我那个拥山庐。今夜,我那农家小院中的那片竹林,又该在如水一般的月色下,怎样的摇曳生姿。

今夜,面对如此美好的月色,我的家人们肯定早在院内的石桌上摆上烟酒、花生、石榴、栗子、核桃、月饼之类,提前庆祝中秋佳节的到来。此刻,皓月当空,竹影印地,更兼院内花木扶疏,苔痕上阶,八月桂花正在开放,满院浓郁的芳香沁入肺腑,果真是摇竹一身雨,摘花满手香呀!我不养鸟,但因院内西窗下那片竹林高大而茂盛,翠色欲流,便招得百鸟翔集。每到晨暮时分,便听到院内外一片啾啾振羽之声,真是个好鸟乱鸣呀。

暗想,若在我的小院,面对明月之下的美景,我就是再不饮酒,此时也必然会高高地举起一杯,与家人望月一饮而尽,就像李太白写的那首《山中与幽人对酌》: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把琴来。



## 一棵柿子树

陈宏哲

昨晚又梦见那棵柿子树,它依然是我儿时记忆中的样子:树身有小瓷碗那么粗,树冠不高,三股枝丫伸向东西西南三方。

柿子树长在老屋院子的西北方,离老屋大约有一丈远。据母亲说当年修老屋时,院子里有一棵硬把粗的软枣树,老屋修好的第二年春天,父亲请张大伯嫁接了柿子砧木,于是软枣树就变成了柿子树。

童年的生活是孤独和寂寞的,父母常年要去生产队里上工,我被留在老屋里,闲着无事,只好望望天上的飞鸟,看着地上的蚂蚁。有时看到小鸟飞到柿子树枝头唱歌,看到蚂蚁们顺着柿子树干往上爬,于是就羡慕起小鸟和蚂蚁来,也想上柿子树玩玩。起先是让父亲把我抱上柿子树,他站在树下守护着。后来我个子长高了,从家里搬出独凳踩着就顺利爬上树了。再后来,我向上一跃揪住树枝,三五除二就骑在树枝上了。

童年生活中,柿子树是我最近密的伙伴。高兴时爬上柿子树玩耍,无聊时也爬上树,透过柿叶缝隙看蓝天白云,以此来消磨时光,遇到危险时爬上树来避难。小时候,我体弱多病,冬季常感冒,喝药总不见效,于是母亲常把村医请上门来给我治病。远远望见村医背着药箱来了,我连忙爬上柿子树逃避打针。母亲再三恳求我下树,我坚决不肯。医生也帮腔说他只量体温,不打针,我知道那是哄骗小孩的话,所以任凭他口干舌燥好说歹说,反正我就是不下树。母亲只好让村医先离开我家,等我下树后,她又请来了村医,同时还叫来了邻居二叔帮忙按住我,这才让医生强行给我打了肌肉针。

做了坏事要挨打时,也需要上树避难。一次,我和小伙伴偷摘了李大伯家的荷花已经凋零,荷叶还是碧绿一片,等过上一段时间,一定是“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的景象了。

小城的山是最先感受到秋天气息的,尤其是离城最近的金凤山。暮春就凋谢了的桃花林看起来并不空旷,地面上长满了金黄的野菊花,一直延伸到路旁。它和花园里的小雏菊不一样,没有人工培育和精心照顾,完全是自己长出来,

抓了条皮绳,我知道大事不妙,要挨揍了!急忙从窗户翻出,迅速爬上了柿子树。父亲怒气冲冲地追出屋子,准备上树抓我,我连忙爬向高处的细枝处,树枝不停摇晃,我顾不得提心吊胆,急忙劝阻父亲。看到父亲怒气未消的样子,吓得我整个下午都没敢下树。

小时候在家写作业时,我总会搬出家里的老古董——杌子,摆放在柿子树下当桌子来写字。写累了就爬上树,躺在朝西的那股比较平缓的枝丫上休息。夏季,柿子树像一把大伞,为我们撑出一片阴凉,晚上,母亲常在柿子树下铺一张苇席乘凉,我则喜欢骑在柿子树的枝丫上听邻居四奶奶讲故事。秋季,一颗颗柿子成熟了,红彤彤地缀满枝头,如同可爱的红灯笼。冬日里,柿子树枝条疏朗朗,在皑皑白雪中尽显玉树琼枝。

这棵柿子树一年能摘两担柿子,摘柿

子时我都会自告奋勇地爬上树,先用手摘,够不着时再用夹杆折断树枝,小心翼翼地把柿子传过来,放进竹筐里。摘下的柿子削皮后插在皂荚刺上,挂在屋檐下,等吃过几场霜后,香甜的柿饼就诞生了。削下来的柿子皮吃霜后甜丝丝的,很有嚼头。前几年看到商店里卖一种小食品,取名“唐僧肉”。我觉得好奇也买了一包,拆开才发现就是柿子皮。

后来,有几户人家修房时占用了村里的打麦场,于是人们只好在自家院子里晒麦子了。柿子树则成了我家晒麦子时的绊脚石,于是父亲决定砍掉它,我哭闹着不同意,但犟不过父亲,柿子树最终还是被砍掉了,我也永远失去了这位好伙伴。当时正值盛夏,小柿子紧密得吊串串……

多少年过去了,老家已物是人非,但我还会时常梦见这棵柿子树,梦见它枝叶茂盛的样子,梦见我又爬上了它的枝丫……

## 萧萧梧叶送寒声

孔权利

今年的秋来得有些急,酷暑刚过,秋风便嗖嗖吹起来,把路旁的梧桐叶吹落了很多,有些叶子还是半绿半黄的颜色。

四季更替是不可阻挡的规律,如一日落星坠,潮起潮落。也正是有了四季,世界才变得丰富多彩,如一首诗里说的:“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人生若无情憾事,便是人间好时节。”

秋天来就来吧,梧桐叶落了会再生,夏花凋谢了会再开,没什么悲伤和遗憾的。想着田野里丰收的玉米、金黄的大豆、黄澄澄的柿子,还有香甜美味的苹果、梨儿、大枣、石榴等,心里怎能不把秋天感谢?

小城的秋和其他北方城市的没什么两样,公园里葱绿一片,一排排常青树被修剪得整整齐齐,像一群卫士一般,排成

整齐的方阵,把松树、柏树、银杏树,还有竹子护在中。

花园里的小雏菊开得正好,金黄的花朵向着天空举着,仿佛一个个金黄的小喇叭。牵牛花也开了,攀缘在松树、柏树上,高高地炫耀自己。一阵香气飘来,那是湖边的一排桂花树,一串串桂花开在绿叶丛里,像是藏在深闺里的小家碧玉。湖里的荷花已经凋零,荷叶还是碧绿一片,等过上一段时间,一定是“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的景象了。

小城的山是最先感受到秋天气息的,尤其是离城最近的金凤山。暮春就凋谢了的桃花林看起来并不空旷,地面上长满了金黄的野菊花,一直延伸到路旁。它和花园里的小雏菊不一样,没有人工培育和精心照顾,完全是自己长出来,

秋天开花,冬天凋谢,来年春天再长出来,接着秋天开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生长,只为把清香献给大山,献给喜欢菊花的人们。

站在山顶,小城尽收眼底,无数高楼大厦像缩小的模型,人像蚂蚁一般在模型间穿梭,路旁的梧桐树小草似的,蜿蜒的丹江河像一条玉带,系在小城的边沿。山顶的秋风更烈、更寒,吹得人衣袂飘飘,全身发冷。

秋天伴着甜美的生活来临,小城仿佛也慢起来。早上起来,送完孩子,我缓缓走在上班路上,因为衣衫单薄,竟有些发冷,在路旁吃了两个水煎包,一碗豆腐脑才暖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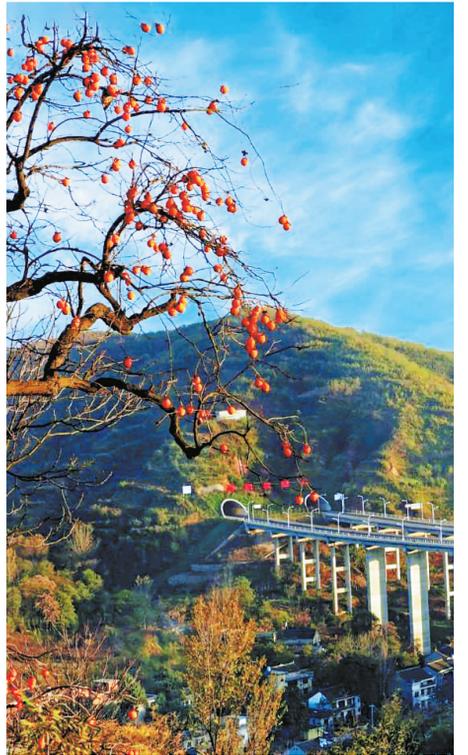
看着周围的人们,有的在吃炒热的擀面皮,有的在吃羊杂泡馍,有的在吃搅团……

一声吆喝,一根油条都是满满的秋意。从吃客的脸上,我看到了惬意和幸福。

在这个秋天,数着地上的落叶,数着年里剩下的日子,我想了很多,也憧憬了很多。

在这个季节里,也许,我会邀一些朋友一起赏月,一起喝酒;也许,我会和妻子走上街头,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也许,我会散步在公园,让嫩绿的垂柳亲吻我的额头;也许,我会回到农村的家里,劈柴、生火、翻土、种花;也许,我会趴在桌子上,写一首关于秋天的诗篇。

小鸟归巢了,燕子飞去了南方,蝴蝶和蜜蜂也绝了踪迹,只有秋虫还在鸣叫。萧萧梧叶送寒声,我慢慢走着,弯腰捡起一片梧叶,端详良久。哦!这醉人的秋。



## 商洛山

(总第2373期)

刊头摄影 刘发善